

小布老虎丛书

北董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目 录

小 序	海妖请我当家教	1
	0 为什么呢	1
第一章	潮生草拖把忽悠悠	5
	1 海妖约我见个面	5
	2 坐上汽车飞走了	12
第二章	海妖部落“不知数儿”	19
	3 牵起手儿海底行	19
	4 海妖小孩是迷糊	24
	5 家教挨了定身法	30
第三章	呼风唤雨八带熊	35
	6 神秘古钟	35
	7 妖精玩起风暴潮	38
	8 八带熊发威	45
第四章	米朵拉也来了	50
	9 骑上拖把我回家	50
	10 把秘密讲给伙伴听	56
	11 胆小鬼偏有好奇心	59
第五章	霉音鼓	63
	12 美人鱼遭殃了	63
	13 海螺人小学乱糟糟	68
第六章	看海戏	76
	14 吃饭靠嚼，学习靠熬	76
	15 锣鼓声声唱海戏	79
第七章	小海妖的进步	86
	16 海底飞驰卡丁车	86
	17 魔法全凭防溺膏	90
第八章	大变活人	94
	18 恶魔也要请家教	94
	19 大变活人变出谁	98



第九章	食骨海蚁	106
	20 游动的死神	106
	21 虎鲸之死	109
	22 食骨海蚁的牙齿	111
第十章	恶魔和家教	115
	23 蒙在鼓里的数学女孩	115
	24 恶魔无奈龙骨塔	122
	25 秦凤儿进塔丢了魂儿	126
第十一章	龙骨塔	130
	26 童男童女封门咒	130
	27 塔里面的世界	132
第十二章	不屈的撕声鸟	139
	28 撕声鸟是这样得来的	139
	29 鸟嘴啄烂毒音鼓	144
第十三章	刑讯	150
	30 小海螺人硬骨头	150
	31 塔里又出小匣子	154
第十四章	一场恶仗	161
	32 古钟的表针嚯嚯叫	161
	33 短兵相接	163
第十五章	毒蚁变成孔雀螺	168
	34 神圣的秘咒	168
	35 “蚁壁合围”	171
第十六章	鱼人女孩	178
	36 秦凤儿迷了心	178
	37 快去解救木乃伊	185
第十七章	盐渍木乃伊	187
	38 不死的尸体	187
	39 秘咒楼梯	192



小序 海妖请我当家教

0 为什么呢

请我去当家教的海妖，是海螺人。

海螺人部落的头领汐伯古尔自己说，我可以叫他海妖，他并不讨厌这种叫法。

我给海妖当家教，是给小海妖当老师，就是给海妖的小孩当老师。我是小学生嘛，海妖的小孩呢，也是个小学生。

我给海妖当家教，是海妖请我当家教。

说来话长了，还是先来认识一下吧——

我是女孩千家飞，八角城三实小五年（2）班的学生，课外数学兴趣小组的组员。告诉你，像我这样“优秀”的女孩，嘿，八角城里肯定是绝无仅有！

“你别跟千家飞似的好不好？！”

“看看你，看看你呀，你都快赶上千家飞了！”

听听，这就是八角城的家长先生们、家长女士们，抓住小孩的某一小小把柄，瞪起美丽的、恨铁不成钢的大眼睛，亲切地、坦率地训导孩子的“习惯用语”！

其实，我千家飞怎么啦？啊？我怎么啦？



我……

先不要说啦，换个话题儿，还是先说说我当家教的事儿吧！

在一般人眼里，小学生是“毛孩崽”，“鼻涕虫”，“乳臭未干”，不可能当家教的。在我们八角城，只有那些资深老师，或者上着大学，读着本科、研究生、博士生的天之骄子（我称他们是玉皇大帝的外甥和外甥女），才能当家教。他们趁着寒假、暑假，打出小广告，贴到电线杆上、楼道里，吹嘘自己如何渊博，如何能耐，呼风唤雨，神通广大，请他（她）来当家教，保准让你家的公子、千金，往前挪挪起跑线，从此打造灿烂人生，等等。我千家飞不光是小学生，还是我们八角城出了名的淘气大王，谁让我来“打造”？可是你怎么能想到，世界上偏偏就有一种小孩，呆得出格，简直就是一段会呼吸、放不烂的木头，简直就是一块放上五百年都不会哼哼一声的石头，而且老是把1加1等于几、1加2等于几看成是世界上的数学难题——非我这样的“天才”来“打造”不可！

这就叫——机遇！

而且，我还会算27加上39等于多少。我毕竟参加着数学兴趣小组嘛！

27加上39，等于多少，我为什么要举出这样一个简单的算式呢？这可不是我随便说说的，你看下去就知道了。

这是我的故事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典



故”！

其实，我是恨透了家教这种人的。难道我们小学生的活儿还不够累啊？难道我们小学生的日子还不够苦啊？好不容易盼个假期，不该好好伸伸胳膊踢踢腿儿啊？远在期中考试的时候，我就把假期的安排草定了——到鲸山去找怪虫！到狗尿河里去挖蛤蜊！到乡下去逮蝥蛄！到坝上去打工割青草！到长城脚下挖抗日战争留下的子弹壳！到……不行！家教来啦！我的妈呀！

爸爸、妈妈老说要给我请家教，请心理学专家，好好修理修理我。我说你们就请警察得啦，别忘了让他们带上警棍、手铐子！

他们不答应我出远门，说是用不了几天家教就要来了。

那么，我怎么会也干起家教，当起小学生的“天敌”来？

形势所迫和特殊机遇！

如果不是秦凤儿那丫头当家教赚了那么多钱，叫我爸爸、妈妈眼红，成天拿人家比我，我才不会想到也去当家教呢！这就是形势所迫。

如果不是大海妖汐伯古尔相中了我，真心实意地请我，认为我是“算术大师”，用小轿车来接我，我也找不到“生源”啊，没有“生源”，我教谁呀？这就是特殊机遇！



后来我想想，给海妖当家教，那绝不是偶然啊！海螺人汐伯古尔早就盯上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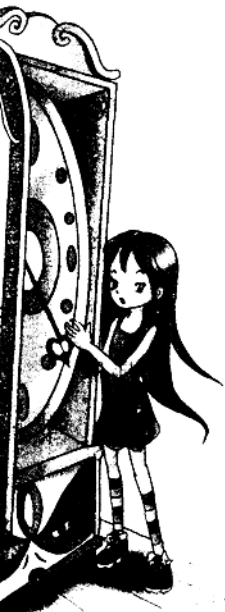
当我坐进小轿车的时候，甭说心里有多臭美了，我以为讲讲 27 加 39，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就等着拿讲课费吧，不料，我想错了！

且不说我那“学生”死不开窍，只比木头疙瘩多两只耳朵，连 1 加 0 都不会算；且不说她甚至想“修理”我，动不动就把我定住；就说那汐伯古尔的仇家——特殊海怪八带熊，把我看成眼中钉，发誓要我的命，回想起来就让人心惊肉跳啊！

谁能想到大海里有那么多是是非非啊！

我们家有一副对联，是爸爸的朋友送的，写的是“海是龙世界，云是鹤家乡”，依我看，这对联可以这样改一改，改为“海是妖世界，云是怪家乡”。大海是海妖的家园，这不用说；海怪八带熊呢，就常常是驾着风和云在海面上发威，到陆地上作恶的。

看吧，“别克”闪闪发亮，那就是海妖接我的小轿车，千奇百怪的故事马上开始了……



第一章 潮生草拖把忽悠悠

1 海妖约我见个面

星期六早上——这是放暑假的头一天，爸爸遛弯儿回来，莫名其妙地乐了一通。

“妈，我爸神经啦！”我逗妈妈说，“快请心理医生啊！他都快成千家飞啦！”

“我神经啥！”爸爸“横”我一眼，说，“早起，我看到一张聘请家教的广告，贴到咱家门口来了。现在的人，如何了得啊，你们猜上面写的什么？”

“他爱、写、什、么、写、什、么！”我逗着小狗花蘑菇，头也不抬地说。

“家飞，你怎么跟爸爸说话呢！”妈妈一把从我怀里抢过小狗，冷着脸子说，“你好好听听！人家秦凤儿当家教，都买上电动自行车了，‘追风鸟’啊！是自己挣的钱！自己！人家是女孩，你也是女孩！人家五年级，你也五年级！跟你同班啦！”

爸爸也“哐”，说：“人跟人没法比啦！货比货就得扔啦！”



我也“咄”，说：“就是咄，老爸您的顶头上司跟您原来不是同班同学吗？还比你小一岁咄！”

爸爸立马就哑巴了，光瞪眼。

我缓缓语气，说：“广告上写啥，我听那没用！反正谁瞎了眼也不会请我千家飞当家教！你们整天满世界‘夸奖’我！我比八哥都黑啦——八哥一亮翅膀还有两道白呢！怎么，该后悔了吧？自食其果啊！咄！咄咄！”

我没说错。我是八角城出了名的“神淘”，功课一般，爸爸妈妈一直想请个家教治治我的“臭毛病”。可刚才说的广告，人家是请家教，又不是毛遂自荐当家教，与我何干？

妈妈拦住我的话茬儿，说：“你别穷嘞嘞了，听你爸爸说！”

爸爸从嘴里拔出牙刷（先遛弯儿后刷牙，就这“良好”习惯），说了下去：

“那上面说，所请的家教一定要聪明活泼，会玩好动，调皮捣蛋，而且只要会算 27 加上 39 等于多少。”

“还调皮捣蛋？这么具体呀？”妈妈惊讶得连饭勺上的米汤都滴答到裙子上了。

“就这么具体！”爸爸说，“就调皮捣蛋！”

“连算术题目都写上啦？”妈妈问。

“写上啦！”爸爸说，“当然上面没有写‘只’，写的是，‘要会算 27 加上 39 等于多少’，我就不明白这是个什么样的



人家，标准太低了！我看连咱们家的宝贝也可以去应聘了！”

爸爸讽刺地挖了我一眼，把牙刷插进嘴巴里。

妈妈先叹了一口气后摇了摇头。

“我去！”我说。

我一拳头砸在茶几上，茶杯抗议，呱呱啦啦跳了三跳。说实话，我千家飞是得要点儿面子了。正如妈妈所说，我们五年（2）班的女班长秦凤儿当家教，赚了一辆电动自行车钱，我哪怕买个乒乓球呢！

当然，秦凤儿在我们八角城享有“数学小神童”的称号，我所在的数学兴趣小组想请人家给当当组长，人家不伺候我们，说跟我们不在一个档次。她在全省小学奥数大赛中得过三次金奖，两次银奖，人红得发紫。有一个小报记者竟拍她的马屁，说她是“八角城的华罗庚”。（这叫我凡人怎么活啊！）她当然有资格做家教赚钱了。

“你真想去啊？”爸爸呜噜几声，噗地吐出漱口水，抹抹嘴巴上的白沫，哼哼两声，问我。“我估计，没有谁家想让娃娃学那一声‘哧——’，也不会有人想让娃娃学给狗穿袜子！”牙刷跟漱口杯呱呱地亲热两下，爸爸就开始慢性自杀——抽上烟了。

你肯定听不懂我老爸的话。

是这样的——

我这个人呀，手脚特勤快，脑瓜也灵活。比如有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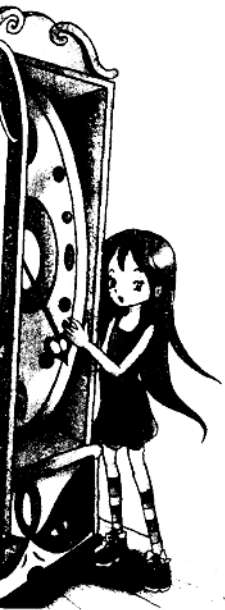


比较冷，我就把妈妈的两双袜子给我的小狗穿上了（拿橡皮筋一箍，绝对不脱落），等我带着小狗遛街回来，那袜子……哈，在这儿不说也好。

我呢，还喜欢弄弄口技，上帝给了我这方面的天才，一流的！比如我用嘴模仿一声“哧——”，特像自行车扎胎漏气，逼真得很，骑车人听到保准个个赶紧下来查看。这在我们八角城曾经一度大流行，许多人——不光小孩，还有些大人呢——学会了“哧——”，开一开骑车人的小玩笑。后来，骑车的人们被骗得不耐烦，再也不相信车胎会漏气，宁可把车胎骑烂，也不再下车。我千家飞，就是“哧——”的发明人。又比如，我模仿我家的门响，“吱嘎扭扭——”那绝对就是门响，惹得我妈妈大呼小叫：“家飞，不吃饭又走啦？你给我回来！”——我就藏在她胳肢窝后面笑呢！

我还喜欢在下雨的日子里赤脚踩些泥和水，在我们教室里走出一溜“浮雕水彩画”。我听人说，有一位魔法师用这样的方法走出的是某个城市的公交车路线图，每个脚印都一模一样——都是一幅幅路线图；可是不行，我踩出来的脚印常常不一样，大的大，小的小，不成规矩。老师看了我的杰作后，鼻子和眼睛都气歪了。

对了，有几回，我前座的男生脱下凉鞋听课，我悄悄给他拨拉到后面，由我的好朋友米朵拉接力，从后门给拨拉到教室外面去了。我捅捅那男生，小声问他你的



蹄子呢，他可就慌了。巧了，老师点他的名，要他到前面板书，那好戏你就可想而知了——真好看啊！班上热闹得像将散没散的电影院一样。

.....

“可是我会算 27 加上 39，等于 66！”我对爸爸妈妈说。

“那你也去不了啊！”爸爸说。

“我去得了！”我说。这时候小狗花蘑菇又来亲近我，我一脚把它拨拉到沙发边上，“我脑瓜聪明，口才不错，肯定能够胜任！就算遇上个刺头糊涂蛋，我也能修理好！”



“征聘广告上，连自家的电话号码都写错了，叫人怎么去应聘？——素洁，我的膏药该换了，哎哟，哎哟，肉皮都烧得起泡了，什么东西，一点儿不见效！”爸爸叫妈妈来换风湿膏药。他肩膀右侧患了顽固透顶的肩周炎，一动胳膊就龇牙咧嘴。

我问爸爸，你怎么就知道人家把电话号码写错了？

爸爸又冷笑一声，说：“它写成九位数啦！”

这事儿我并没怎么上心，一天过去了。不过在广告上把电话号码写成了九位数，这毕竟叫我感到蹊跷。我决心亲自去看一看这张广告。

吃完晚饭后，我见到了它。

真的是九位数，而且够古怪的——121212121。



望着这一串数字，我想，这是个什么人家呢？为一个什么样的孩子请家教呢？中国的电话号码目前还没有九位数呀！

忽然，我看见那些白色数字闪出淡紫色的荧光来，好像在移动，在明灭，在重新组合。我揉了揉眼睛，不，它们都好好地呆在那张淡蓝色的纸页上，就是 121212121。

啊，我明白了，这哪里是广告啊，这分明是某个像我一样“手脚勤快”的好人在开玩笑。

那就算了。

我的心凉下来，希望破灭了。我连 27 乘以 39 等于多少都会算，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啊！

回到家里，我没有跟任何人再说起九位数字的电话号码，坐在沙发上发呆。小狗花蘑菇过来跟我亲热，我烦，把它踢到一边。

电话铃响了。

“谁？”我没好气地问道。

“我，你的朋友，想聘请你做家教的朋友。”

“别胡闹了！”我摔下话筒。

可是电话铃又响起来。

我从“来电显示”看清，竟是 121212121！

难道……真有这样的电话？我有点兴奋，心跳得咕咚咕咚的，头皮有点发麻。

“谁……呀！”我问得有点小心了。

“还是我呀，想请你做家教啊。你怎么不肯跟我多说几句话呢？你不是千家飞吗？”

“你认识我？你住哪儿啊？”我问，“你电话号码怎么是九位呀？”

“我住……我住……团结里八号楼2门28号，这不是重要的，”对方说，“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给我们当一当家教？你可能会算27加上39等于多少，我看你有信心。”

“你……看见我啦？”我赶紧问。因为我记得，我去看广告的时候，旁边没有任何人。

“能看不见吗？”对方说，“你还没亲口告诉我，你会不会算27加上39等于多少。”

“会！”我理直气壮地说，“这可不是吹牛！不要说加法，我连27乘以39等于多少都会算的！我不骗你！我数学不错！你家小孩念几年级呀？”

“五年级，”对方说，“学习也很不错的！”

我憋不住笑出声来，敏豪生应该早死了，又来个吹牛大王啊！五年级！学习不错！真说得出口！

“你笑啦？为什么笑呀？”对方好像有些急。

“没有！没笑！”我说，“如果我想去的话，你一个晚上给我多少钱呢？”

我不能不说点正事儿啦！

“见个面谈谈不行吗？我在大碗茶门前等你吧！”

我说让我想想吧，可他说，不见不散。





2 坐上汽车飞走了

这是一位中年叔叔。

啊，不会是爱因斯坦吧？
模样特像爱因斯坦，只是那一头棕黑色的头发可能稍稍不像，在我的印象中，爱因斯坦那老

头儿应该是一脑瓜乱糟糟的白头发。

他这相貌叫我大吃一惊。

“您是——”我问他。其实，我不能说“您是爱因斯坦啊”，爱因斯坦早去世了，这是最起码的常识。

“你是千家飞，久仰久仰！”他跟我抱拳施礼，我觉得实在有点滑稽。

“您怎么会认识我？”我问他。

“你很有名嘛！”他说。

我不知道我的脸红了没有，发热是肯定的了。我说：“彼此彼此！您过奖了！”

“请上车吧！”他说，“请你祝我好运啊！”

我这才注意到，他有辆“别克”牌轿车。我稀里糊涂就上了他的车，连授课时间长短、每天薪金多少等各种细节都没有询问。我可能是有点激动，拿车接的家教，有点派头啊！

“爱因斯坦”伸长胳膊为我关严车门，让我系上安全带，我立刻嗅到了一股淡淡的水腥味。

“气味不太习惯？”他松开了手闸，扭着头问我，“适

应一下，就不显了。”

我胡乱点头，没说什么。

他又说：“我们启程吧，前一段路一会儿就走完。”

还有后一段路啊？路怎么还“分段”呢？我心里打起了小鼓，可也没说什么。

轿车发动起来，他开得非常快。经过两个十字路口之后，他拍了三下右侧的踝骨，默念了一句什么，轿车颠了两颠，竟飞起来。我赶紧说：“叔叔，这可不行啊，超速要罚款的，还是悠着点儿吧！”

中年叔叔好像聋了一样，全然不顾我的劝告，腾了空的车子越开越快。我看到，楼顶刚才在我们下面后退，郊区的村庄已经迎面扑过来，一座八角城眨眼间落在了我们身后。

我意识到出怪事了。我再看看那个中年叔叔，他的“爱因斯坦”面容已经发生了令人吃惊的改变：鼻子拉得很长，嘴巴却变得很小，左边的耳朵厚，右边的耳朵薄。他专心致志地驾驶着轿车，两眼直视前方。

前方迎来几朵云，大都是半边灰白半边暗红。我担心他看不清方向出差错，想提醒他绕一下，可是他毫不犹豫、从从容容地把车开了进去。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车窗外面雾气滚滚，浓一阵淡一阵。可他竟把玻璃摇下来，挺舒坦地做起深呼吸，精神好像更振奋了。

还好，眼前很快一亮，轿





车穿过了云朵。我想下面应当是成片的庄稼了，可是不然，下面出现了一片洒满夕阳的大海。就在我惊叫一声“注意”的时候，他好像又拍了三下右侧的踝骨，默念了一句什么，轿车剧烈地哆嗦了一下，忽然一股凉风扑面而来，我的衣裙啪啪作响，头发也

就像被人揪扯着一样，朝后飘动。

“别紧张啊！”中年叔叔安慰我说，“我太累了，就不要继续弄出一辆汽车的样子了吧！”

弄出？弄出汽车的样子？这叫什么话呢？

当我觉得两腿间有些刺痒的时候，才发现我们乘坐的“别克”已经不见了，怪不得冷风这么猛啊。我们坐在打了几道箍的一捆红叶草上。

“这是飞天拖把，”他说，“是潮生草拖把，没骑过吧？”

我想说只骑过妈妈的碎布条拖把，满客厅疯跑，可是连一厘米都飞不起来。中年叔叔的后背发出一股水腥味，我捂住了鼻子，什么都没说。

潮生草拖把忽悠悠地飞着，我小心地摸摸它，它竟哆嗦了一下。

“别弄痒它，安全重要！——注意，我们要降落了！”中年叔叔说。

所谓潮生草拖把朝下一栽，炮弹似的落在了海滩上。

“前一段路走完啦！”中年叔叔说着，舒展了几下胳膊